



溫瑞安神相李布衣系列

# 布衣神相

(台灣) 溫瑞安 著







溫瑞安神相李布衣系列

布衣神相  
中

(台灣)溫瑞安著

## 第七章 花沾唇

傅晚飞一颗心，像擂鼓一样地跳了一下，刹那间脸上似煲下面生着火一般热乎热乎的。

鄢阿凤脸红红的站在那里，进也不是，退也不是，李布衣笑道：“哦？敢情这壶沸水是提来洗澡的吧？”

鄢阿凤这才省起，过来翻过茶几上的杯子，倒了三杯清茶。她倒茶的姿态，甚是好看了。傅晚飞眼里似看了一个极美妙的风姿，浑忘了自己，叫他输了长安赔了江南，来看这一舞，他也毫无怨意。

李布衣笑道：“谢啦！”

张布衣笑道：“喝茶啰！”

傅晚飞犹怔怔地举起了杯子，本来只想唇沾一沾茶水就是了，但唇触及杯沿，只觉茶香扑鼻，咽下第一口，便忍不住咽第二口，一下子一杯干尽，只觉暖人心脾，周身舒泰，胃暖舌香，拿着空杯，真恨不得一口气喝它十杯八杯。

李布衣笑道：“这是赖神医亲植的‘花沾唇’，人说一杯值千金，哪有这般牛饮？”

张布衣也不禁叹：“原来‘花沾唇’，这等好茶，是我平生仅见。”

鄢阿凤见大家喜欢，喜溢于色，开心地道：“诸位喜欢，就多喝几杯吧。”

傅晚飞见鄢阿凤逐次斟茶，也忙双手递起杯子，但因心情激

荡，手微抖着，杯子也微微震颤。

鄢阿凤羞涩地道：“公子不要客气。”意思是要他放下杯子好倒茶。

傅晚飞几时被人叫过“公子”，受宠若惊，只一味道：“谢谢，谢谢姑娘，我自己来，我自己——”越发紧张，结果手一抖间，热茶都倒在他手上，鄢阿凤轻呼一声，却见傅晚飞愣愣的问：“什么事呀？”浑不觉自己的手被烫着了，鄢阿凤不禁嫣然一笑。

李布衣、张布衣相顾大笑。

李布衣道：“看来，我才是自作多情了。”

张布衣跟李布衣一唱一和地道：“也没多大分别，不过一个是旧义，一个是新情……哈哈……”

鄢阿凤红扑着脸蛋儿，跟她白里透红的肤色更增添了一种艳，跺着脚，佯作不悦，道：“不是嘛，李大哥真是贫嘴……其实李大哥……三位……在天祥普渡吊桥上，身冒大险仍抢救弥婆婆和她孙儿，我们……天祥人……都很感激，才……”

李布衣不敢开玩笑，肃然道：“原来在吊桥上的老婆婆和小孩，也是天祥木栅里的乡民？”

鄢阿凤道：“是呀，他们可不会武功，要不是李大哥……”

李布衣正色道：“没有我们，这场架就不会打成，弥老婆婆和她孙儿就不致枉受这场惊吓，我们不能因图自保而使他们受损，那是应当的……那吊桥断了几条麻索，是我们削断的，还要劳天祥乡民修好，实在惭愧……”

鄢阿凤见李布衣自责甚苛，也敛容道：“大家都知道大哥和这位……临危尚顾全乡民方便而不尽斩吊索，都很感谢……”

李布衣笑道：“他叫傅晚飞，你叫他小飞，他叫你阿凤就是了。”

鄢阿凤眨着凤目，瞄了傅晚飞一眼，道：“你是李大哥的徒弟？”

傅晚飞一听，可不得了，言谈间鄢阿凤叫李布衣做“大哥”，

如果李布衣是自己“师父”，岂不在辈份上低了一截吗？那么……却听李布衣笑道：“他是我学弟。”

傅晚飞怔了一怔，道：“我——”

汪汪两声，那头小花犬蹦了出来，然后跟着赖药儿缓缓走了出来。

赖药儿淡淡地道：“你们要我先替你们医治，还是先进去探朋友去？”

李布衣道：“张兄先治病，我先去探看。”

张布衣急道：“李兄的朋友，便是我的朋友，我这点伤一时三刻还死不了，如果没有什么不便，倒想先看看李兄贵友。”

赖药儿道：“那样也好，先看看好点没有，要是货不对板，你们不给我医还来得及。”

张布衣怕他误会，忙道：“我不是这个意思……”赖药儿已转身向内行去。

李布衣道：“小飞，只好又麻烦你了。”

傅晚飞背起李布衣，鄢阿凤扶着张布衣道：“我扶这位……”张布衣道：“麻烦你了小姑娘，我叫张布衣。”鄢阿凤熟络地叫道：“张大哥。”

四人往茅舍里走去，只见一间又一间的房间，都甚雅洁，但寂静无声，连屋外庭院传来花间蜜蜂嗡嗡之声，都清晰可闻。

傅晚飞不禁又问：“这些房间都住病人呀？”谁知话一出口，回音响起，声音很大，把他自己也唬了一跳。

鄢阿凤笑着道：“我们这儿，很少有病人的。”

傅晚飞道：“赖神医治人这般严苛，象选驸马一般，寻常病一医就好，这儿当然不会有病人了。”

鄢阿凤眨了眨眼睛，问：“什么是驸马？”她自小在乡野长大，除了强背些基本的诗书，对天祥以外的事物往往并不懂得，幸而她天性聪悟，丽质天生，在举手投足间往往有一种纯朴中带娇丽的气态。

傅晚飞没料有此一问，呆了一呆，道：“驸马？就是……”

鄢阿凤道：“下回你带我骑好不好？”傅晚飞见她娇美的脸靥洋溢着天真烂漫，眼眸里充满热切的期待，不知怎么拒绝才是。

走在前面的赖药儿忽道：“是这间了。”声音无限孤寞。

赖药儿背着李布衣，鄢阿凤扶着张布衣走了进去，只见床上有一人，额骨突露，神情坚忍，像一尊雕像。

却不知为什么，四人一跨入这房内，就感觉一种袭人的郁郁寡欢，大志难伸之气象。

李布衣一看，知道是叶楚甚，忙催傅晚飞趋近床边，问：“你怎么了？好点没有？”问这两句话的时候只见叶楚甚气色甚佳，已不似日前苍白青煞，只不过眉宇间不平之气尤甚。

叶楚甚第一句就道：“你现在才来！”

李布衣一时也不知如何解释才好，叶楚甚也发现了李布衣身上所受的伤，一时怔住，神色也比较平和了下来。

李布衣四顾一下，倒是狐疑起来：“他们……”

叶楚甚长叹道：“原来你也受了伤。”他一看李布衣的伤势，就了解到李布衣挣扎来到这里是何等的不易。

李布衣径自问道：“他们呢？”

叶楚甚重伤未愈，就算白青衣等不在，叶梦色也没有理由不在房间看顾他的。

叶楚甚道：“他们？……青珂谷的决战提前一天，就在今天未牌时分举行。”

李布衣大吃一惊，道：“是谁的主意？”

叶楚甚落寞地牵了牵嘴角：“天欲宫测出明天将有大风暴，在风雨雷电中闯关，对闯关只有更不利，对布阵者也有不便，公证人：少林惊梦大师，武当天激上人，刀柄会总管张雪眠，黑道魁首天欲宫俞振兰，绿林瓢把子樊大先生联名倡议，飞鸽传书，闯关决战，提前一天。”

李布衣此惊非同小可，心忖：飞鱼塘本意是派叶氏兄妹、白青

衣、飞鸟、藏剑老人等人前往决战，但此刻叶楚甚重创，藏剑老人又因自己而死，剩下四人，不可能闯得过何道里布下的“五遁阵”！

当下李布衣急道：“他们怎么能去——”

叶楚甚苦笑道：“他们又怎能不去！”不但飞鱼塘的荣辱，就连武林的魔消道长，江湖的太平离乱，也全在这一战中，他们又焉能不去？

李布衣回首向赖药儿道：“我只求你一事。”

赖药儿道：“你说。”

李布衣道：“借我一匹快马。”

赖药儿道：“不行。”

李布衣怒道：“青玎谷之战，我非去不可！”

赖药儿道：“我答应替你治病，你就不能要求我别的事！”

李布衣大声道：“我不要你治病，你借我马。”

赖药儿道：“我既答应替你治病，你就是我的病人，治好前，我不容你乱跑。”

李布衣气起来，青了脸色，赖药儿冷冷地反问道：“以你此刻的伤势，纵赶到青玎谷，又有什么用？又何济于事？”

傅晚飞挺身大声道：“大哥，我去；你医病。”

李布衣脸色青了一阵，终于渐渐平息了下来，叹了一口气道：“他说的对，我此际去了又如何？你去，更不济事。”

赖药儿忽道：“你既要求我治病在先，而我又答允替你俩治病，你们何不求我把你们马上治好，回复功力？”

李布衣一愣，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张布衣嗫嚅道：“你……你说可以立即把我们治好？”

赖药儿摇首：“伤，就是伤，割断之肌肉，震裂之筋骨，斩伤之神经，不可能一日间复原；”三人听得心下一沉，但赖药儿话题一转，道：“但我是赖药儿。”

“赖药儿虽不能够把你的伤立即医好，但可以叫你的四肢暂时



恢复功能。”

他的神情出现了一种少见的光辉，白发苍苍，仿佛在房里站着不是一位医师，而是一笔落泣鬼神的诗人，在构思他的作品，或者一个丹青成妙品的画家，在填上他炫耀后世的一笔。

“我虽不能够把死人医活，也不能叫人长生不老，但却能够把一个一息尚存的人保住不死，听我话养生的人至少可以活到一百岁。”赖药儿傲然道：“你们是武林高手，要杀一个人，易如反掌，但要救活一个人，恐怕比一个不会武功的人好不了多少。”

李布衣惭然道：“就算论武，神医刚才的‘怀袖收容’神功连退三鬼，就非我所能及背项。”

叶楚甚道：“那你……能不能……”声音因紧张而微颤。

赖药儿叹气，摇首：“你的伤是断掉一手一足，既是全然断去，我也无法将之接合，亦无法再长出一只手和一只脚来，药物、医治，我只能救活那些实在没死、应该生还的人，但不能起死回生，无中生有。现刻我已控制了 you 伤口的恶化，假以时日，会替你装上手义脚，至少可以减免了许多不便……”

他转向李布衣道：“你四肢俱伤，本暂时不能运力，但你的内功极好，只要善加疏引，并以甲乙经上金针取穴，只要把神经所流、所注、所入，把三法之门定好，你的武功立即可以恢复，不过……”

赖药儿望定李布衣，一字一句地道：“你要我马上医好，我做不到，可是要使你的行动象没受伤前一样，那是可以的，但这样医法，除非不牵动后患，一旦触动伤口，恶化病情，那就神仙难救，你双手双足，都要废了。”

李布衣诚心正意地问：“如何才能马上压制伤势？”

赖药儿道：“你两人的伤本就不重，只要抽割溃烂部分，湔洗积存的腐秽，再把它缝合，敷上消毒生肌骆灵神膏，四、五天便可以没事。而今你们要即刻痊愈，我只好先用曼陀罗花、生草乌、香白芷、川芎与当归、天南星配制的药物，局部麻醉，再以神针取

穴，便可以立即见效。”

李布衣又问：“那么如何才能免于伤势复发？”

赖药儿冷冷地道：“你与人交手，一出手便把对手打发掉，自然无碍，若果尽全力之搏，一旦久持，必然功力大减，如再战下去，四肢酸麻，如果还不知收手，那么，手足都得废了。”

李布衣即道：“这件事，与张兄无关，张兄不必去。”

张布衣道：“这件事既给我撞上了，便是我的事。”

李布衣道：“张兄，鲁布衣暗杀不遂，难免恼羞成怒，牵累无辜，张兄已受我之累，现今之计，还是回去妥料家里之事为要。”

张布衣想了一会，默不作声，李布衣遂而向赖药儿问道：“如何才能运功而不动四肢筋肉呢？”

赖药儿道：“这你还用问我？以你的内功，早已气贯全身，打通关节，所谓阴阳循环一周天，全然无碍，只要你运气时先通尾间、夹脊、玉枕的‘后三关’，再转由百会泥丸、下通心房黄庭，直达丹田气海，这‘前三关’也通了气之后，运功循环盘旋，随心上下，清灵好转，何必一定要‘真人之息以踵’，非提肛吐纳不可呢？”

李布衣点点头道：“恬澹虚无，精神内守，才是功力之要，多谢指点。”

赖药儿道：“你时间已无多，纵马上治好，赶到那儿，只怕鏖战已始……”

李布衣断然道：“不管如何，我既答应过出手相助，无论迟早，都要赶去。”

赖药儿叹道：“要是迟了，胜负已决，你去又何苦呢？”

李布衣即道：“还请你及早医治。”

赖药儿叹道：“你既执意如此，我也不多劝了。”俯身拉开一张抽屉，里面有一绣锦木盒，他点亮了一盏罩灯，打开锦盒，只见里面摆着数十口金针，有铙针、锋针、钹针、圆针、铍针、毫针、长针、大针、圆利针、皮内针、肤针、三棱针长短不等，赖药儿一面

涂上姜末与细盐，一面将艾绒点燃，向傅晚飞与鄢阿凤道：“你们先出去。”

## 第八章 泥团与镜子

傅晚飞忧心忡忡，步出茅舍之后，但见金风细细，熟黄的稻穗随风摇曳，一波又一波的稻浪，显示丰收景象，傅晚飞的心情才比较开朗起来。

鄢阿凤笑说：“你不用担心，爹爹治病，一定治好，从来没有说过做不到的。”

傅晚飞听了这句话，心境又开朗了许多。鄢阿凤忽向他一摊手掌，道：“拿来。”

傅晚飞只见她的手掌白细软嫩，做粗重工作的人哪有这一张漂亮可人的手掌，不禁迷惑了一下，道：“我可不会看手掌。”

鄢阿凤笑呼道：“李大哥在，才不要你看呢。拿来啊。”

傅晚飞怔怔地道：“拿什么来？”

鄢阿凤气鼓起了腮道：“哦，原来泥巴你掉了。”

傅晚飞恍然大悟，急忙自怀里掏出泥巴，急得结结巴巴地道：“哪里有丢！我我……还不……不舍得给人哩！”

鄢阿凤一手抢过泥巴，见他珍视，也是满心欢喜，用手指一戳傅晚飞额前，道：“你呀，你也是泥巴。”她自小在乡里长大，不拘俗礼，跟天祥木栅里的人打闹惯了，对傅晚飞觉得投缘，又看他傻里巴巴的，便无甚顾忌。

傅晚飞几曾有女子待他那末亲过，张大了嘴巴，呆乎呆乎的看着，更是痴了。

他自幼双亲丧，只有一个叔父，拜沈星南为师后，偏生见不到

师娘，师妹又刁蛮促狭，老是欺负他，他虽不觉受辱，但跟眼前这爽朗、娇美、快乐的姑娘比较之下，心里不觉忖道：要是她是我的小师妹就好了，两人可以天天在石榴树下谈心，从初春第一张嫩芽，谈到秋末最后一片枯叶……

鄢阿凤撷了根稻穗，在他鼻际弄了弄，傅晚飞如梦初醒，鄢阿凤哧地一笑，笑着问：“你在想什么？”

傅晚飞愣愣地道：“枯叶……”

鄢阿凤皱了皱眉头，侧着头问：“枯叶有什么好想的？”

这时秋阳懒洋洋的照在鄢阿凤脸上，使她微微皱着鼻子，凤目也微微眯着，瞳孔更有一种淡淡的金色，又俏皮，又可爱，然而脸膛上如许白皙，连鼻尖上浮起小小的细细汗珠也清晰可见，傅晚飞忍不住要向这张脸膛亲吻。

可是鄢阿凤不知道傅晚飞在想什么，她径自说：“我常常想猫呀、狗呀、鸡啊，小白兔啊，连小蛤蟆都会去想，更常常想，过了吊桥，外面的世界是怎样的……但就没有想枯叶……枯叶有什么好想？”

傅晚飞喃喃道：“我想……”

鄢阿凤忽然站了起来，幽幽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我要是能看看外面的世界该多好。”

傅晚飞忽然看不见那张娇靥，刹那间，阳光直射进他的眼睛，他只觉目眩神迷。什么也看不清。

“你可以跟我们一起出去玩玩啊。”

“你要带我去？”鄢阿凤雀跃拍手笑道。

傅晚飞站起来拍拍心口，“好啊，我问大哥去。”

“李大哥答应了又有什么用？爹爹他……”鄢阿凤忧愁地说。

“什么？爹爹不……不不不，赖神医他不答应么？”傅晚飞觉得颇不合情理。

鄢阿凤捏着衣角道：“他答应了，舅舅也不——”就没说下去了。



傅晚飞道：“怎么？除了爹，还有个舅舅……”

鄢阿凤开心地娇笑道：“当然有了，除了爸，还有麦芽、老鼠、钉子、猪八戒、寒萼、鸡冠和糖。”

傅晚飞更加丈二金刚摸不着脑袋，“什么糖……？”殊不知鄢阿凤又娇又皮，随口把她心里想到的东西乱说出来而已。

两人又谈了一段时光，忽然秋风一阵，寒意又盛了些，水牛在田里哞地呻了一声，不知怎的，反使傅晚飞想起那泥团，便伸手道：“还给我。”

鄢阿凤道：“什么给你？”

傅晚飞道：“那泥团啊。”

鄢阿凤娇笑道：“羞羞羞！小叫化，不知羞！伸手向人讨东西，不种禾，不耕田，只顾吃米讨饭团！……”

傅晚飞赌气道：“我哪有讨饭，我只是跟你要回那泥团……”却见鄢阿凤娇美得什么似的，那么活泼可爱，连火气都给她的娇化得一干二净。

“我早知如此，你要收回，就不给回你泥团了……”

鄢阿凤笑着神秘地说：“闭上眼。”

傅晚飞问：“为什么？”

鄢阿凤笑道：“不闭上眼，就不跟你玩了。”

傅晚飞闭上了左眼，却睁开了右眼，鄢阿凤笑骂道：“那只眼也闭上。”

傅晚飞忙把右眼闭上，却睁开了左眼，鄢阿凤佯作生气：“你不闭上，我不理你了。”

傅晚飞这下可吓得双眼齐闭，鄢阿凤看看他，似乎眼睛还张了一条缝，不放心便凑过去瞧清楚，秀发拂在傅晚飞脸上，傅晚飞只觉得脸上痒忽忽的，忍不住又张开了眼，谁知道和鄢阿凤朝了个近面，吓得忙又赶紧闭上了双眼。

鄢阿凤嗔道：“你这坏东西，尽会骗人！”伸手过去，遮住傅晚飞双眼，傅晚飞只觉得脸上的柔荑何等轻柔，心中怦怦乱跳。

鄢阿凤用另一只手，自怀里掏出一件事物，往他手里塞去，放开了手，掉头就走，脸红得像小鸡冠一样。

傅晚飞睁开眼时，已不见了眼前的鄢阿凤，手里被塞入了一件事物，打开来一看，忽然看到痴愣愣的自己，原来是一面清晰的小镜子，周遭镶着七八个古老的宝石，惟一美中不足的是镜面上有几处斑剥，傅晚飞揣起了镜子，贴在心窝，呆呆出神，忽听“咦呀”一声，茅舍的门开了。

在风中那苍老的声音道：“你大哥快可以行动了，厅后有三匹快马，你选两匹，准备上路吧。”

乍听起来，对傅晚飞而言，犹如梦醒了一般恍惚、惆怅。

## 第二部 地撼天威

### 第一章 闯关

天祥离大魅山不过数十里，大魅山脚便是青珂谷。

青珂谷便是武林中三年一度决战前闯五关之所在。

大魅山山势宏伟，笋石参天，时有怪石横空壁立，峻峭惊人。山道上，有三匹快马，二前一后的四蹄翻动，全力奔驰着。

前面是李布衣和张布衣，后面急起直追的是傅晚飞。

张布衣的身体。紧贴在马背上，以至这骏马的速度，像一支箭一般射出去。只听他提气道：“赖神医的医术，真是扁鹊重生，华陀再世。”

李布衣接道：“他的择马眼光也恁高明。”他的声音忽低沉了下去：“只是……要赶到青珂谷，只怕……”

张布衣听出他话里的意思，劝道：“一切自有命定，你已尽了人事了。”

忽听后面马蹄密集，两人回首只见尘埃扬沸，一骑渐渐追近，傅晚飞也回头看去，只见一匹白马神骏非凡，马上白底红花巾飘荡着，正是鄢阿凤。

李、张二人慌忙勒马，鄢阿凤在马上大叫道：“等等我。”不一会便来到三人身前。

张布衣问：“赖神医有什么事？”

鄢阿凤支吾了一阵，咬着红唇，终于道：“我……我瞒着爹爹来的。”

张布衣“唉呀”一声，道：“你怎能如此！”鄢阿凤扑了傅晚飞一眼，扁着嘴像要哭出来似的。

傅晚飞忙道：“她……她想……”

李布衣截道：“别说了。救人如救火，我们先赶去青珂谷再说。”

鄢阿凤和傅晚飞相望一眼，喜悦无限，并辔随着李、张二骑，直驱青珂谷！

到得了青珂谷，已近申时，只见苍穹乌云密集，燕子低飞，云卷作金黑色，分明雷暴将至。

青珂谷里，静悄悄的，但一转入谷底，两壁山崖横拦，只容一人可侧身而过，这“一线天”之后，赫然竟是一个米冢一般百余丈的台子。台上，青草细细，连一颗杂石也没有。

而平台上，或站或坐，足有三、四百个人，分侍左右两边，鸦雀无声，谁也没多说一句话。

平台之后，就是深凹下去数十百丈的一块盆地，平台上有一条小径，斜通下去，在小径前，摆了五张蒲团。

五张蒲团上，坐了五个人。

五个人都面向盆地，通往盆地的小径上，有一面牌子，写着“一战分明”四个字。

李布衣心下一沉，这两边黑白两道的武林人物，自然是屏息静待战果，而在蒲团上的五个人，当然就是当今武林五个最有威望的人：

少林派惊梦大师，

武当派天激上人，

刀柄会张雪眠，

天欲宫俞振兰，